

追寻红色体育足迹

长征途中的篮球赛

■余海玉

长征路上，世人熟知红军将士血战突围、绝地求生，却少有人知晓，在紧张行军、昼夜转战的间隙，红军还多次组织过篮球比赛。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兵工厂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寥寥数语，耐人寻味，小小的吴起镇竟然有3个篮球场，足可以看出红军对篮球的热爱。斯诺感到好奇，在征战不断的长征路上，红军将士为什么还有心思打球？

答案也许就藏在篮球运动本身的魅力中。长征路上一场场简朴的篮球赛，看似是战火间隙的闲娱娱乐，实则承载着深藏于苦难岁月里的精神密码。

贵州遵义：

一场球赛胜过千言万语

这是长征路上第一场有文字记载的军民篮球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启战略大转移。血战湘江、突破乌江，红军一路浴血奋战、日夜兼程，于1935年1月进驻黔北重镇遵义。这里是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长征路上，红军第一次公开举办军民篮球友谊赛的地方。

随着红军进城，遵义城里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红军官兵虽然疲惫不堪，但士气高昂。老百姓慢慢发现，这支军队和国民党兵不一样——不抢、不白拿东西，还帮着扫地、挑水。

1935年1月12日下午，红军总政治部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宣告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落幕之后，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恶意抹黑，拉近军民距离，同时缓解连日征战的疲惫，红军特意组织了一场军民篮球友谊赛。

在省立第三中学的操场上，红军篮球队对阵遵义三中篮球队。比赛场地是不平整的泥土地面，跑动时尘土飞扬。赛前临时用石灰粉勾画的边线，弯弯曲曲、模糊不清；几根粗糙木柱竖立在地，钉上简易木板便当作篮板，没有篮网，只用几根麻绳简单缠绕；球是牛皮缝的，已经磨得起起了毛。

红军篮球队队员何涤宙在《遵义日记》中记录下当时的场景：“篮球场已挤满看客，穿着高领细袖裹身长衫的遵义学生队已一条一条如鱼一般地在场上往来练球。我们红军球队是在苏区就打熟的，球艺彼此知道，传球联

络素质不差。银笛一声，双方开始正式比赛。”

观众围了好几层。遵义当地的老百姓头一回看见当兵的跟学生在一起打球，个个瞪大了双眼，现场红军的啦啦队喊得最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路过比赛现场，事后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红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简单几句，足以证明红军体育活动日常化、常态化，也折射出这场篮球赛的盛况。

更令当地百姓惊奇的是，红军队员在场上交流战术时，偶尔会使用简单的英语。围观群众纷纷感慨：“原来红军里有不少大学生！”这一幕彻底打破了“红军粗野无知”的谣言。老百姓真切地看清了红军是一支有文化、有纪律、有素养的革命队伍。

至于结果，对于常年训练的红军来说，学生队自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何涤宙回忆：“两场终结……红军胜利了。”

比赛的意义不在输赢。这场发生在遵义会议前的篮球赛，恰逢革命关键的转折点。枪声暂歇，硝烟稍散，小小的篮球在土场上传递的是军民同心的温情，积蓄的是重整旗鼓的力量。

一场球赛，胜过千言万语的宣传，让遵义百姓真心接纳红军、拥护红军。比赛过后，许多当地学生参加了红军，共同踏上了漫漫征途。

四川炉霍：

朱德总司令担任裁判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历经南下受挫、两过茫茫草地、翻越座座雪山，长途跋涉抵达西康省炉霍县（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休整。这里是藏区，海拔3000多米，彼时依旧寒风料峭，有时还会有雪花飘落。

连续的苦战与饥饿严寒，让整支队伍士气低落。部队住下后，朱德总司令不顾疲劳，到处巡视看望同志们。红军将士吃的是野菜和少量青稞，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身心都承受着极大煎熬。朱德总司令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坚信越是身处低谷，越要提振精神、凝聚人心，于是倡议：办一场运动会激励大家。因此，一场包含篮球、赛跑、跳高、跳远、跨越障碍、刺杀等项目的运动会逐渐酝酿成熟。

1936年5月1日，运动会正式开幕。这是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场综合性运动会。高原

晴空万里，此前红军将士帮助当地藏族同胞进行春耕，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运动会一开幕，附近的藏族同胞扶老携幼，带着酥油茶、糌粑自发前来观赛。草原之上人声鼎沸、笑语盈盈，阅兵、骑兵表演和各种比赛轮番登场。

篮球是大家最感兴趣的项目。大家把土地稍加平整直接当球场用。当时物资匮乏，一切器材全部就地取材，篮架、篮筐和篮球，都是战士们手工自制的。

篮球赛的重头戏，在司令部队与红军大学队之间展开。球场上双方队员都格外投入。虽然地面不够硬，篮球弹性也差，进攻和防守主要靠队员间来回传球，但大家打得非常认真、激烈，场上掌声、喊声不断，都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担任裁判的是年近50岁的朱德。司令部队的主力队员欧阳毅后来回忆道：“朱总司令当裁判很认真，跟着满场跑，吹哨子，活跃得很，累得大汗淋漓。”

赛场没有像样的记分牌，战士们便用石块在地上刻画痕迹记录比分。欧阳毅回忆，最终他和刘琦各进了一个球。红军大学队一球未进。当时的加油声、欢呼声，还有草原上的欢笑声，足以驱散队伍长久以来的压抑与沉重。

运动会结束时，在晚霞的映照下，朱德以洪钟般的声音说：“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现场的掌声、欢呼声回荡在川西高原腹地，一股巨大的力量也在每名红军将士胸中升腾。

甘肃哈达铺：

没有篮筐的对抗赛

1936年8月底至9月初，红二方面军主力历经千难万险，成功翻越天险腊子口，翻过岷山，陆续抵达甘肃宕昌哈达铺小镇。

这里地势平缓，条件稍好，老乡们种土豆和麦子，红军总算吃了一顿饱饭。再加上远离敌军的围追堵截，队伍终于迎来长征路上一段难得的安稳休整期。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闲不住，他号召红军将士将练兵与文娱结合，主动提议组织球类、田径、山地越野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其中，篮球赛参与人数最多、氛围最为热烈。

贺龙一生酷爱体育运动，尤其偏爱篮球。行军途中只要有短暂的休整机

会，他总会带头组织官兵开展体育竞技，篮球赛便是最常见的项目。

然而，在哈达铺举行的篮球赛，条件实在简陋，甚至没有篮筐无法投篮。场地是临时平整之后的“盐房场”，边线随手用泥土、石灰勾画，晚饭后各单位自发参与，混合编队分成两组进行对抗，没有什么严格的记分规则，因为根本就没法记分。自制带补丁的篮球，无固定篮球架和篮筐，但这也并没有挡住大家的“球瘾”，红军将士们传球、运球、抢断，打得也不亦乐乎。

虽然条件简陋，但气氛热烈。战士们大多穿着破旧草鞋，不少人甚至赤脚上阵。脚下泥土混杂着青草，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拼劲。当时，任弼时因长期劳累身体不好，不能上场，常在场边加油助威。贺龙也一有空就来观战，还时不时上场比赛。

没有比分，没有奖励，只有暂时忘却战事而全身心抢球传球的投入与激情。输赢从不是目的，奔跑本身就是一种治愈，欢笑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历经无数次生死突围，此刻远离战火，一方小小的篮球场，成了官兵释放压力的港湾。场上奋力奔跑，场边呐喊助威，傍晚的欢声笑语回荡在哈达铺的山间小巷。此前连日行军积攒的疲惫，在一次次攻防与欢呼中悄然消散。

对于红二方面军来说，哈达铺的作用不仅仅是休整。据老红军向汉生回忆，当时在哈达铺“人民群众除了物资上大力支援红军外，有1000多人参加了红军队伍，同时还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权，成立了2000多人的工农游击队，壮大了革命的力量”。在哈达铺休整数日后，红二方面军又踏上征途。有了各种补给，他们顺利攻占了成县和徽县等地，随后继续北上，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的贺龙亲自组建了“战斗篮球队”。名字是贺龙提议的，旨在保持“战斗队”的传统，球队的条件也有了明显提升：队员将灰布和白布分别剪成条，拼出“战斗”两字和阿拉伯数字，缝在背心上。就这样，他们有了统一的队服。

长征路上的篮球赛，大大小小、难以计数。有载入史料的正式盛会，也有散落征途的即兴欢娱；有领导人带头参与的军民联欢，也有普通战士自娱自乐的连队比拼。

一次次篮球拼抢，一次次奋力奔跑，串联起漫漫征途，也勾勒出人民军队鲜活、温暖的精神风貌。篮球场上奔跑欢笑背后，是刻入骨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也是红军跨越千山万水、战胜无数艰险的精神密码。

学术支持：褚 银



武警云南总队组织2026“强军杯”群众性体育竞赛。图为官兵在篮球比赛中。

沈家尧摄

军体达人

夏日，陆军某旅射击场上，雨水冲刷着射击地线，也模糊了官兵的视线。

“砰、砰、砰——”枪声穿透雨幕，打破了射击场上空的平静。该旅狙击教练员陈珂欣俯卧在地、沉稳据枪，目光锁定百米外的靶位，指尖缓缓扣动扳机。尽管冷雨扑面、衣衫湿透，但他的身姿依旧稳如磐石，目光如炬。

“48环！”报靶员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面对不良气象条件，陈珂欣依旧打出全场最佳成绩，令在场官兵纷纷赞叹。

时间回溯到2016年。带着对狙击手“隐匿于山野之间，百米之外枪响靶落、一击制敌”的向往，19岁的陈珂欣报名入伍。

新兵集训期间，陈珂欣始终以严苛标准要求自已，多项课目成绩稳居新兵连榜首。2017年初，旅里组织备战“国际军事竞赛—2017”“狙击边界”项目，陈珂欣第一时间报名参加集训队选拔考核。由于体能基础好，他成了唯一一名通过选拔考核进入集训队的列兵。

在集训队里，陈珂欣体能素质突出，但射击成绩并不理想。

“新兵打不好很正常，多练就会有进步！”面对老兵们的鼓励，陈珂欣暗下决心：“我决不能主动认输。”

在教练员和战友的帮助下，陈珂欣意识到自己射击成绩不好的症结在于“握枪不稳”。由于入伍时间短、实射次数少，他给自己定下严格的训练计划，力争弥补差距。卧姿据枪训练，战友们完成1组20分钟训练就休息一下，陈珂欣却要求自己完成3组再休息，在地上一趴就是1个小时；跪姿和立姿据枪训练，他在枪口悬挂盛满2公斤水的军用水壶，在枪管上方叠放弹壳，一旦弹壳掉落，便重新开始。他还为自己打出去的子弹建立了一份档案，包括子弹的击发时间、距离、风速、姿势、瞄准镜参数、弹着点分布等详细数据。空闲的时候，他总要仔细研究档案里的参数，记事本密密麻麻记录着他每天的射击心得，也见证着他的成长进步……

两个月后，在100米精度射击考核现场，教练员郭九江刚下达“射击”口令，陈珂欣便率先击发，仅用25秒就打完5发子弹。

“打得太急了。”看着这位列兵，郭九江心里犯嘀咕。可当靶纸传回，全场一片静寂——陈珂欣竟打出了全场最好成绩！

进步明显，陈珂欣没有骄傲自满。在教练的指导下，他又开始逐一专攻如何调整呼吸、扣动扳机、“修风”等细节问题。他将每一点感悟都记下来，有疑惑绝不放过，必须刨根问底查个究竟。

汗水浇灌终有收获。在后来的训练考核中，陈珂欣的成绩一直稳居前列。最终，他从集训队近百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当年“狙击边界”项目里，我军唯一一名列兵。

2017年8月，“狙击边界”项目在哈萨克斯坦举行。风速仪显示瞬时风速达5米/秒，黄沙漫天，能见度极低。面对5发子弹射击3个不同距离目标的严苛规则，陈珂欣趴在滚烫的沙地上，右眼紧贴瞄准镜，判定目标、测算风速、排除虚光、修正偏差……一声枪响后，目标靶应声倒下。

就在这时，赛场上风速不断加大，陈珂欣被吹得不停地流泪，眼睛看不清目标。

「狙击尖兵」十年成长记

■崔文彬 王毅

就在大家担忧的时候，枪声再次响起。场边观赛者屏住了呼吸。待挡住视野的尘土渐渐散去，突然有人喊道：“中啦，陈珂欣命中目标啦！”一时间，赛场沸腾起来，都对这位中国选手赞叹不已。

在那次比赛中，陈珂欣获得单兵赛阶段“狙击进攻”第二名、单兵赛总成绩第二名，小组赛阶段“移动目标点”第一名、团体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2022年，陈珂欣提干后担任单位的狙击专业教练员。他把自己的训练技巧、赛场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战友。训练场上，他坚持科学组训、因材施教，针对每名官兵的能力水平，量身定制训练计划。他还创新推行“有弹无弹结合训练”“极限抗压射击”“复杂场景模拟狙击”等训法，让大家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提升射击能力。在他的指导下，多名官兵成长为单位的狙击骨干，在各级比武考核中屡创佳绩。看着战友一步步提升射击水平，在训练中收获进步、在比武中摘得奖牌，陈珂欣满心欣喜。

10年军旅，千锤百炼，陈珂欣从一名青涩列兵成长为“狙击尖兵”。

夕阳西下，训练场上的枪声渐渐停歇。回望自己的军旅生涯，陈珂欣语气坚定：“狙击手的使命是一击制敌、精准制胜。练兵备战永远没有终点。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岗位，与战友并肩前行，在强军征程上不断突破、再立新功。”



第77集团军某旅立足野外驻训场，因地制宜开展文体活动。图为官兵进行足球比赛。

谢 昊摄